



## 乡村雪事

李瑞华(梁山)

或许,在冬日,最能滋生一种恬静闲适情调的方式,就是邂逅一场静静的雪落。

好怀念小时候的冬天,一夜之间,世界变成了一张白纸。

开门的刹那,那雪墙就往门里冲过来。摸了扫帚就先扫一条去厨房和茅房的小道。奶奶起得也早,弯腰抽开堵鸡窝的石板,第一只出窝的老母鸡,张惶着迷惑的小眼睛,脚步迈得迟迟疑疑,眼前的景象,分明让它认不得原本熟悉的小院。

早起的人们拿上木锨扫帚爬上屋顶扫雪,陆陆续续的,邻家房顶上也有了扫雪声。

村中间的井口,冒着热气,离井近一些的大伯,天不亮就早早起来,先行扫出一条通往水井的路,方便乡亲们来井台挑水;不约而同,门扇开启的人家,正从家门起,扫一条通往井台的路。

在庄稼人眼里,一场大雪带给田野带给麦田的,不是寒冷,而是一种润润的暖。俗语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,更形象地说明了雪对于乡村的意义。

院内雪花纷飞,屋内温暖如春,棒子芯的火炉上,烤着香甜绵软的红薯,炕上写作业的孩子,终于耐不住寂寞,在

炕上追来打去,大人看到,嘴上制止,并不生气,下雪天,由他们开心去。

父亲的旱烟袋一明一灭,吧嗒吧嗒想着春天的农事,这一场大雪足以让冬麦苗保墒越冬,开春,又将是漫野的墨绿。

奶奶的纺车摇啊摇,那雪白的棉絮,抽出的丝线犹如晶莹的银丝。开春又可以织布,给家人做几身衣裳,再套几床被子。

窗上的雪渐渐将窗纸润湿,母亲找来薄薄的塑料纸,蒙上窗棂,保住屋内的暖气。该往火盆里续几个棒子芯了,再放几块干透的木疙瘩。乡亲们心里是欣喜的,因了这场喜雪。

原野、树木、沟壑、远方的农舍,静谧而柔美,给淳朴的乡村笼上一片银白的梦翼。

雪于乡亲,那是希望和欣喜,我的爷爷、父亲,一辈一辈的憨厚老实的农民,他们对雪总是充满深情,他们固守在自己的家园,守望着自己热爱的土地,守望着滋养生命的麦田,守望着亲情,一代一代,繁衍生息。

雪是日谢夜开的花,静静地绽放在原野的恬静里,眷恋这份美丽,捧读着它的深情,让我去赴一场春天之约。



## 无雪的冬天

兰芷满汀洲(鱼台)

无雪的冬天,如同少了高潮的一场大戏  
我天天查看天气预报,盼望突然降下天官的精灵

柳树上,还有恋旧的叶片  
像极了新发的芭芽,杨树梢头已变得秃光  
树皮依然泛着绿意  
芦苇丛里水鸟嬉戏,田间偶尔传来野鸡的叫声

一切都错乱了轨迹  
面对这样张狂的冬天  
我不知道是漠视  
还是应该致敬

我每天侍弄着文字  
默默写下诗与远方  
雪成了我的眼睛  
雪成了我的身体,相信雪的利刃一定会发起反攻  
彻底埋葬腊月的腐朽  
红梅开放,世界一片冰清玉洁

## 腊月之即景

鲁文馨(曲阜)

还是未见雪的影子  
天气预报尴尬了  
好像在说梦话  
雪快来了,雪在路上  
雪再会有期  
结果不仅雪,雨也绕开腊月  
在干爽和干冷之间  
雪远了,年近了  
人们追忆,下雪的日子

没有雪

荷尔蒙勃发的年轻人  
缺少了相约外出的理由  
打雪仗,堆雪人,滚雪球  
曾经的乐趣变成了憧憬  
老年人缺少了丰收的话题  
总是感觉连冬都不像冬了  
河流封冻也许是为了接纳  
一床鹅毛般普降的大雪  
冰层下的鱼也在探头探脑

唯有河堤上大柳树沉着  
坚信该来的一定会来  
早已剃光了头  
做好了突降大雪的准备  
随时会用残缺的四肢接住  
这天上的尤物  
成为心头开放的花朵

## 陪读妈妈的冬季

罗静(泗水)

冬天的寒风凛冽地刮过,吹在脸上如同刀割一般。这个冬天,于我而言,似乎格外寒冷。

曾经,我选择出国打工。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,每一个夜晚,思念孩子的情绪都如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以为,努力给孩子创造好的物质条件就是爱,却忽略了孩子成长中最需要的其实是陪伴。当我看到孩子的成绩一点点下滑,那不断下降的数字犹如一块块石子,砸在我的心头。于是,我毅然辞去了工作,决定成为一名陪读妈妈,陪孩子冲刺中考。

从泗水转学到微山,只为改变孩子的社交圈,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。我带着满心的期待和坚定的信念,开始了这段陪读之旅。每天早晨,满面笑容送孩子出门上学,千叮咛万嘱咐,要认真听课,好好学习;晚上,又在昏暗的灯光下哄着孩子写作业,每一个和孩子相处的瞬间,我都小心翼翼,生怕遗漏了什么。

然而,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。孩子的成绩并没有如我所愿地提升,反而依旧在低谷徘徊。我为之前的缺席感到深深的内疚,这种内疚如影随形,无时无刻不在啃噬

着我的灵魂。为什么我的付出没有回报?为什么孩子不能理解我的苦心?

在这个寒冷的冬天,我常常望着窗外发呆。那冬日的太阳,总是时隐时现,就像我内心的纠结与忐忑。有时候,阳光会透过云层洒下一丝温暖,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,觉得孩子还有机会,只要我们继续努力,一定能迎来转机。

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,我的陪伴是不是给孩子带来了太大的压力?转学是不是让孩子不适应?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盘旋,让我夜不能寐。

这个冬天,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,是我和孩子共同面临的挑战。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,但我知道,我不能放弃。就像那冬日里顽强生长的小草,即使被冰雪覆盖,也在努力寻找着阳光。前几天,孩子拿着奖状来到我面前,上面醒目地写着“优秀学生”,我瞬时眼眶潮热,千言万语一下子哽在心头。

我相信,只要我们坚持下去,总有一天,阳光会穿透云层,照亮我们的世界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季,我将怀揣着希望,和孩子一起继续前行,等待着冰雪消融的那一刻。

## 冻柿子

宋瑞粉(嘉祥)

在我住处的马路对面,种有两棵柿子树,我看着它从春到夏,结满青涩的果子,慢慢等待果子成熟,这是个煎熬的过程。

秋天落叶以后,老远就能看到一串串小红灯笼挂在枝头,这时候我的心开始不安分起来,心里默默数日子,单等霜降过后摘几个柿子吃。但是,那么多的柿子一时又吃不完,怎么办?不如储存起来做冻柿子。想象一下,在寒冷的冬天,拿出一颗冰凉的冻柿子,解冻后咬上一口,那种冰沙般的口感和甜美的滋味,瞬间让人感觉温暖和满足。

我第一次吃冻柿子,还是五年前的事情。当时,正值隆冬,我们嘉祥县作协会员聚会后,文友杨越邀请我去她家做客。我跟杨越因文字相知,又因写作相识,虽说没有见过面,但神交已久。她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人,后随夫迁居嘉祥。她居住的地方离车站近,因为我明天还要赶车出门,顺便就住在了她家里。

闲聊的时候,我看见她打开了冰箱门,底下一个冻格里放着红彤彤的柿子。

“那是冻柿子!”我不由得两眼放光,脱口而出。

“是啊,喜欢吃吗?”杨越问我。

“嗯!嗯!喜欢!我还没吃过冻柿子呢。”我一个劲儿点头,控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,“早听说你们东北有冻梨和冻柿子,就是没见过,更没吃过,这次我可有口福了。”

杨越拿出来两个冻柿子,放进一个小碗里,接着又倒进一碗清水,边倒边说:“这个要用水化开冻才能吃,要等上一段时间。”

我嘴上说不急,其实心里早等急了。我看着泡水的两个柿子,外面起了一层冰壳,就想用手去剥,杨越说:“别急,姐姐,再等会儿。”过了一会儿,杨越拿了个小勺子递给我,示意挖着吃。

挖上一勺冻柿子放在嘴里,甜甜的、沙沙的味道,果肉和果汁混合着小冰碴,口感就像冰淇淋一样。柿子里面精华的部分叫“小舌头”,有嚼劲,吃起来特别爽口。

那味道一直甜在了心里,让我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和甜蜜。

